

背負『聲』命的色彩

羅藝云

單純的一家三口，有個嚴格的慈母以及不太管我的父親，偶爾想養隻狗狗做伴，但會過敏的我，只好作罷。母親在懷我時因身體不好，導致感染濾過性病毒，而影響未出生的我「聽覺神經受傷」。

牙牙學語脫口而出的『爸爸、媽媽』，在兩歲的我，還不曾開過口，這樣的現況引來父母的驚慌，結果就是急著問醫生，得來的是一先天性聽力障礙，所以多了一副“聲”命的『小耳朵』，傻眼的父母接受了一輩子“背負”助聽器的生命，此樣的生態，讓母親對我更加嚴格教育。

四歲前接受特殊教育，到了幼稚園轉到一般的教育體制，每天放學後都會上新竹和同樣是聽力受限的小朋友，接受媽媽們教我們發音、學習氣音及喉音，也教我們注音符號、說話。國小、國中讀的也是普通班，同學知道我是聽障，她們不太喜歡我，但我都會自動跟他們聊天跟他們玩，慢慢的距離就拉近了，也會成為好朋友。功課不會，我會請媽媽教我，媽媽沒辦法教我的功課，就讓我去補習，但我覺得去補習真是浪費媽媽辛苦賺的錢，因為我不太喜歡讀書，可是我還是盡

量完成學業順利畢業。記得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我考得很爛，只好保送到苗栗高商，但商業類不是我的興趣，只好硬著頭皮學專業科目，希望可以獲得一技之長。

記得在苗商的牆壁上貼有許多標題，讓學生知道及去了解內容，以利了解過程，班導師及同學對我都不錯，不過他們不會找我聊天，但跟他們一起玩真的很開心。回到以前高中的生活我記得在高三運動會，我有參加拔河比賽，拔到手都破皮而紅通通的，但在總決賽的時刻，大家努力練習，弄到手痛及破皮，希望忍痛獲得勝利，學妹跟老師幫我們加油打氣，最後，旗開得勝獲得冠軍。

高三面對考大學的壓力，我參加了二項考試：一是身心障礙的甄試、一是統測考試，結果：身心障礙甄試考了180分左右；統測考了310分，只能上南部很爛的學校，而身心障礙甄試結果考上朝陽科技大學保險金融管理系，那時候我傻眼了，但媽說朝陽科技大學是不錯的學校，要好好讀將來找個好的工作，還好阿姨也住台中，有事就近可以找阿姨幫忙。

第一次上課輔的體驗是在大學，高中時沒有課業輔導的經驗，在大學課業輔導老師很耐心教我們，讓我在課業上有更多的學習。在大學也認識許多的學長、姐及朋友，以前的朋友很少聯絡，大多是上即時通跟部落格留言，我還滿喜歡認識朋友可以從朋友身上學習，雖然他們知道我是聽障，懂得如何與我慢慢溝通，班導會約我們去吃飯，會問我功課有沒有問題，我希望大學四年能夠考上證照，以及學到許多的東西。

一路走來，父親辛苦的賺錢養家，母親從小對我嚴格的教育，不外希望培育身為獨女而又聽力受限的我，希望我可以像一般孩子一樣健康長大，做個社會上有用的人。因為自己受聽力限制，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同我說話，也耐心的聽我說話，訓練我說話的能力及彼此溝通，父母的辛苦，不論聽力受限或一般的小孩，父母的養育都是辛苦的，現在的小孩是幸福的，希望父母能多與小孩溝通，不要造成孩子心靈上負面的傷害，讓孩子們有個幸福的成長。

